

似水流年

## 打铁铺

姚崎锋

电视机还很稀缺的年月，小镇书摊上的小人书是我的最爱。那些武侠故事里的英雄人物，行走江湖，每一位都有一件上手的武器傍身。我羡慕不已，总是幻想着有一天也能拥有一把上手的兵器，能够练就一身的武艺，从此可以除暴安良。

镇上三舅家的院子外就有一个打铁铺。靠近院门的那扇铁栏窗子，不断地从里面传出铁器的撞击声，还有炉火烧旺的噼噼声。有一次，我攀上铁窗外的那棵大树，朝里张望，里面的空间很大，至少有几百平方米，外侧好像是一个机械维修的场所，打铁铺只是占据着靠窗角落，黑黢黢的，是炉火经年熏染的底色。

炉火边，正在忙碌的这个人（有时是两个人，需要配合），高高瘦瘦，光着膀子，套着一件长帆布褂，这种长褂，乡村杀猪匠或菜场上摆鱼货摊的人常穿，仿佛有着职业指向。我起初对这个打铁人抱着一点鄙夷的心态，他这种样子，并不符合我对这种行业最初的认知，总感觉他抡起大铁锤时，有可能会把自己细长的腰给折了。而事实上，他常常用到的铁锤并不沉重，他遵循的是慢工出细活，因而很多时候传出来的是叮叮当当的清脆声音。

墙角一张大长铁皮桌，上面摆满了各种农用铁器，以锄头、钉耙、铁锹、羊角、镰刀、斧头、砍刀等为主，也有一些小众而特殊的，还有些挂在暗灰的土墙上，像是一场手工艺品的展示。也许，这些铁器没有精细的标准，需要的人，说不清的时候，只需指着其中一样，和铁匠道一声：喏，就是这种了。

在我眼里，打铁铺是神秘的存在，是可以打制幻想中的那些兵器的。所以心心念念去搜寻破铜烂铁，可惜家里类似的东西太少了，后来有一次听说村子海边的老船厂外可能有铁渣之类，于是放学后便和小伙伴径直去了。如你所知，船厂里面肯定进不去，于是只能沿着高高的铁栅墙像寻狗屎一般的找，还真的在沓瓦堆里找到了一些锈迹斑斑的小铁锭。

很遗憾的是，打铁铺的高个看着我们献宝似的递上这些“原材料”，只是笑笑说，小家伙，打这个干啥，惹了事，我要担责的。当时的我们猜测他应该是打不了这样的刀剑，所以随便找个理由就打发了我们。但后来想想，打家伙是要收加工费的，我们没有钱，人家哪有闲工夫理我们。

我终究没有一把称手的属于铁器的兵器，来实现儿时那不自量力的梦想。倒是因此学会了一些小手艺，照着当年少之又少的儿童绘本，用木头竹子自制过几样兵器，比如王五的大刀、黄河大侠的剑、儿童团常用的红缨枪，为此还特意将母亲藏起来的红线团剪成段，扎成絮的模样，看起来倒有几分神武。村里的小伙伴们每天有大把的时间，日日操练，乐此不疲。

那些千辛万苦捡回来的铁渣宝贝，后来就换了糖。那个时候，村子里时常会有兑糖的货郎，那种黄白色的麦芽糖在我们当时看来是人间美味，含在嘴里甜稠稠的粘牙。也有几次售给了镇上的废品收购站，换了钱干啥？可以买冰棍啊。有一次，我奢侈一把，买了一支奶油雪糕，那冰凉甜润的滋味第一次滑过舌尖的震撼，至今回想起来，记忆犹新。

打铁铺不知哪一年关门了，那个偌大的空阔而灰暗的厂房后来也移为他用。曾经的那几位打铁匠也老了，在小镇上，不经意间还能碰见他。我不知，曾经的四邻八乡，有多少农用的铁器出自他手。我知道，它们是很难用坏的，只会越用越光亮，它们是水与火的淬炼。直到现在，乡下人干活还在用着，不出意外，它们存世的时间远比使用它们的人更长久。

我们早已长大，儿时刀光剑影的幻梦，终究化入了柴米油盐的日常。偶尔回到乡下，屋角静置的旧农具，会不经意地撞入眼帘。信手拎起一件锄或镰，走向田间地头，在熟悉的泥土里挥洒汗水，仿佛又触摸到了生活最本真、最朴实的质地。

人在旅途

## 去秀山追一场英歌舞

纳捷

自微信上第一次刷到英歌舞就被深深吸引，后心念一动，一定要亲临潮汕看一场英歌舞，是要在街上踩街的最热闹的那种。

对英歌舞的了解甚少，只知道这是潮汕地区独有的武舞艺术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喜欢他们“以舞见武”的力量美，散发着粗犷与豪放的呐喊以及极具中华传统歌舞中浓墨重彩雕琢出的脸谱……

六月初，听说最近秀山会有英歌舞表演，不由心动，如此近的距离，一定要去看看。去秀山之前，又从网上了解了一些英歌舞的知识。这是中国广东省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民间舞蹈，兼具武术、戏剧和舞蹈元素，被誉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活化石”。表演风格刚劲豪迈，传统上用于祈福驱邪、庆祝节日，象征勇武、团结和吉祥。形式上结合了古代傩舞和水浒故事中梁山好汉劫法场的情节，表演者每每扮演英雄人物，摆开阵势，以锣鼓呐喊助威，挥舞兵器招摇过街，展现侠义精神，主打一个热闹非凡。2006年，英歌舞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连续一周湿哒哒的梅雨天后，那天周六上午，天气出奇好，六月的艳阳毫不吝啬地照耀着湿得快发霉的海岛。我怀揣着对英歌舞的热切期待，踏上了前往秀山的旅程。于我而言，开车过一座跨海大桥到另一个岛便是开启周末旅程的模式，更何况今天还有盛大的“英歌舞”等着我。

来到秀北广场，“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宣传日”的横幅赫然映入眼帘，系列活动还有舞狮表演、昆曲茶艺以及本地的渔民号子、翁洲走书等。

我找了个绝佳的观看位置，等待中听到前面一个二三年级模样的小男生对旁边的同伴

信誓旦旦的一句话，“你知道哦，英歌舞啦，这辈子一般人看得到嘛……”引得我差点笑出声来，真是老少皆宜啊。灼灼烈日下，我耐着性子看完了前面几个早已熟悉的节目，终于等来了我们所期待的压轴戏。

只见男性舞者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服饰，脸上画着夸张而生动的妆容，手持特制的木棒，精神抖擞地站成整齐的队列。表演开始，激昂的鼓点瞬间响起，如同滚滚春雷，震撼着秀北大地，也震撼着每一个观众的心灵。舞者们随着鼓点的节奏，迈着刚劲有力的步伐，开始舞动。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刚柔并济，手中的木棒相互敲击，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与鼓点完美融合，交织成一首独特的乐章。

观看的群众们被这热烈的氛围所感染，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大家的目光紧紧追随着舞者的身影，完全沉浸在这场精彩的表演中。

接下来的特色踩街，英歌舞的矫健、舞狮的灵动、舞龙的磅礴、马灯的轻盈使秀北的街道呈现前所未有的热闹和欢腾。我带着亢奋的心，背着斜挎包举着伞，一直跟在英歌舞队后面，生怕错过每一场表演。舞动的小伙子们一次次跃起，通过不同的队形变换和动作组合，演绎着英雄们的故事。他们对绕穿插、上连下缠，时而如猛虎下山，时而如苍鹰俯首，仿佛将古代战场上的金戈铁马、英雄气概生动地呈现在眼前。那有力的挥舞、跳跃，无不展现出英歌舞独特的魅力与阳刚之美。我喜欢大街上更贴近的气势磅礴的力量之美，舞台是“舞”，台下的舞更“武”！

这场在秀山看到的英歌舞，不仅仅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更带给我对传统文化深深的震撼与感动。我想来年的春节，定能在潮汕的街头与他们江湖再见。

心灵隽语

## 心晴雨亦晴

雨后芭蕉



声弹开，她侧身闪入，那抹白色裙摆如鸟羽般在幽暗的门洞里倏然不见。我仍立于原地，那扇合拢的铁门却似关不住方才荡漾出来的生气。楼道里忽而传出声响，先是钥匙磕碰的清脆，接着是门轴转动，门被推开。竟有声音飘落下来，声音清脆，原来是轻哼的小调，断续却欢愉，如檐下初晴的水滴，嘀嗒、嘀嗒，又一滴一滴地敲进这灰蒙蒙的雨天里，竟也溅起些微明净的回声。再仰头，此时五楼的那扇小窗里已亮起橘黄的光。灯光柔和地晕染开来，仿佛一块温润的琥珀，正努力融解着窗玻璃上纵横交错的水痕。窗内人影晃动，依稀是她在安置着什么，身影忙碌却安稳，如同归巢的雀鸟。雨水淋漓的窗玻璃上，她的轮廓被光影温柔地勾勒出来，模模糊糊，却分明是一幅无声的暖意融融的画。

此时，我脑海里忽然想起了“五楼的灯还亮着，我只能把你送到四楼”这句话，却实在想不起是谁写的诗句。

雨仍在下，水街的霓虹映在湿滑的路面上，流淌成一片片破碎而迷离的光河。我踩着这些光的碎片前行，方才积郁于胸的湿重阴霾，竟不知何时已被悄悄涤去。那女孩擎起的伞，揣在左手的水杯，圆润脸上无邪的笑意，此刻竟在我心间悄然汇拢、凝聚，终于化作一枚微小的太阳——它不发烫，只是恒久地亮着。

或许世界常如这安置楼般空旷冷清，但总有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只要内心有一盏灯亮着，纵然是租来的屋檐，也能撑起一方晴空。她让我懂得，幸福未必在远方，知足亦非深奥——原来只要内心擎着一束不灭的光，再简陋的角落也能映出幸福。

一路上被雨淋糟透的心情，在看见这个满脸阳光的小姑娘时，瞬间晴朗了。

如此明媚，如此美好——明明是个没几户人家入住的安置小区，零星的住宅也被租给水街周边的商家当员工宿舍。可这小姑娘，一柄伞高高举起，一只水杯揣在左手里，圆嘟嘟的脸蛋干净纯粹。她走进这幢楼时，我油然觉得她好幸福、好知足。

她应该是水街某个小店的服务生吧。步履轻快，裙角在湿漉漉的空气里划出清亮的弧线。行至单元门前，伞面轻旋，一串水珠便滚落下来，在台阶上溅开细小的水花，如微小的水晶摔落地面，又仿佛心底沉郁的淤堵被瞬间抖落。

她抬手按密码锁，指尖轻快跳跃。大门应